

第八代守陵人真实手札
揭秘守陵人奇特生活

守陵的经历不是被禁忌，就是被隐匿
人皮手札，这是我唯一可以泄露的秘密

狼七·著

人皮手札 II

我的守陵传奇

每峡出版发行集团
E. CHANG'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NG GROUP



鹭江出版社

人皮手机 II

我的守陵传奇

狼七·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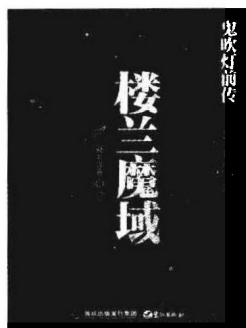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NG GROUP



江苏出版社

守陵的经历不是被禁忌，就是被隐匿
人皮手札，这是我唯一可以泄漏的秘密

好书推荐



鬼吹灯前传IV：楼兰魔域 | 作者：糖衣古典

ISBN 978-7-5459-0251-8 定价：28.00元

新派盗墓奇侠小说开山之作！

连星等人为了寻找《寻龙诀》，与摸金派众人远赴风沙领地、死亡的王国——楼兰。在楼兰先知的指引下，他们逐渐走向楼兰的地下王陵，也一步步走向楼兰王为他们设下的重重埋伏。



鬼吹灯前传III：始皇金棺 | 作者：糖衣古典

ISBN 978-7-5459-0224-2 定价：28.00元

新派盗墓奇侠小说开山之作！

历经千辛万苦找到夔龙胆，却想不到阮天成已死。万念俱灰的连星，带着对小龙女的无限眷恋和不舍，独自黯然离开了……



鬼吹灯前传II：契丹神墓 | 作者：糖衣古典

ISBN 987-7-5459-0167-2 定价：28.00元

新派盗墓奇侠小说开山之作！

为了救治母亲，连星带领大魁、小龙女、何阮君三人远赴长白山，寻找传说中的火狼肝。

青狼神殿里吸血的石像武士，令人眼花缭乱的剑冢、大辽的征南将军，一步步引领四人来到长白山天池，最终的答案就在辽国太后的神墓之中……



鬼吹灯前传I：魁星踢斗 | 作者：糖衣古典

ISBN 978-7-5459-0103-0 定价：28.00元

新派盗墓奇侠小说开山之作！

少年大魁、连星和小龙女勇闯峨眉金顶，万丈深谷，解开千载佛灯之谜；远赴长白山天池，诛杀洪荒怪兽；二探兽王古墓，历尽千辛万险！而期间搬山、卸岭、分丘、摸金各大门派失传的千古奇术——重现人间：传说中的阴兵，夜帝的魂魄，移魂大法，茅山神术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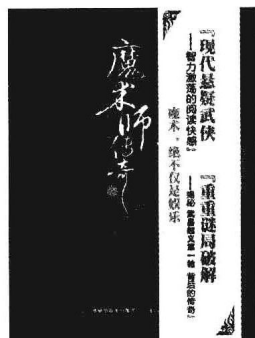


直销帝国 I：雏鹰展翅 | 作者：田 燕

ISBN 978-7-5459-0268-6 定价：32.00元

揭示了直销成功的秘诀

路安——一个普通的小白领，踏足别样江湖，与亲人、爱人、朋友，甚至对手，一起演绎了一出跌宕起伏、精彩纷呈的直销大戏！



魔术师传奇之百年谜局 | 作者：高 渣

ISBN 978-7-5459-0172-6 定价：32.00元

罕见魔术题材悬疑小说 深度揭秘中国古代魔术彩戏

故事从国宝（李盛时佩剑）失窃案开始，名为作家实为身怀魔术绝技的神彩门弟子林卓成为主要嫌疑人，他为了洗脱不白之冤，竭力寻找真相，神奇的魔术屡次成为他布局脱险的奇招。



人皮手札 | 作者：狼 七

ISBN 978-7-5459-0133-7 定价：28.00元

第八代守陵人真实手札 揭秘守陵人奇特生活

故事从我成为家族隔代相传的守陵人开始，一只非金非木的黑色盒子轻轻打开，而我，却不知道它是一只潘多拉的魔盒。从此，我不再是那个无忧无虑的大学生。我隐姓埋名，我蜗居荒村……



深度苏醒 | 作者：怀旧船长

ISBN 978-7-5459-0157-3 定价：32.00元

毕淑敏、陈彤倾情推荐 专供女士参详，拒绝男士阅读

每个人都渴望有一次惊天动地的爱情
每一个生命的诞生都预示着另一半的存在
所有的奔跑和寻觅
都是为了找到能使精神和肉体完美融合的另一半

〉 目录

1 〉 夜敛骨，坟场惨剧	1
2 〉 寻古尸，地宫惊险	6
3 〉 忆往事，感慨万千	9
4 〉 急赴约，周颖来电	12
5 〉 一字斋，神秘画像	15
6 〉 痴怨女，藏地归来	19
7 〉 识墨迹，手札重现	22
8 〉 被召回，家中出事	25
9 〉 梦遇鬼，偶得遗物	28
10 〉 墓被盗，二伯遇险	31
11 〉 鬼婴岭，寻找石碑	35
12 〉 遇亡魂，相貌遗传	39
13 〉 得扇骨，偶破玄机	42
14 〉 古人墓，今人之尸	45
15 〉 难割舍，异国求医	48
16 〉 辨尸体，三回南栗	52
17 〉 盗贼逃，留下钥匙	55
18 〉 鼠归来，又获手札	59
19 〉 鬼桃树，断木花开	61
20 〉 鬼上身，一人千面	65

21	〉 七旬人，秘获重用	68
22	〉 陷谜团，疑惑重重	72
23	〉 守陵人，翁血之毒	76
24	〉 千棺房，别有洞天	80
25	〉 解心疑，勇探遗冢	82
26	〉 棺椁下，暗藏乾坤	87
27	〉 逢凶险，墓地惊魂（上）	91
28	〉 逢凶险，墓地惊魂（中）	97
29	〉 逢凶险，墓地惊魂（下）	103
30	〉 暗河下，离奇怪塔	110
31	〉 险丧命，危机四伏	114
32	〉 逃生路，峭壁凹穴	118
33	〉 灯下问，亲见先人	122
34	〉 盘龙镇，不明之袭	125
35	〉 鬼婴岭，枯井女吊	128
36	〉 聊夜话，唐族家史	131
37	〉 盘龙镇，迷墙藏尸	134
38	〉 禁阴军，解密符号	137
39	〉 鬼娃林，战鬼千面	140
40	〉 道实情，禁阴后裔	143
41	〉 守陵村，调查闹鬼	146
42	〉 赠秘草，苏醒有望	151
43	〉 攻山寨，皆为女贼	155
44	〉 被误抓，再进警局	160
45	〉 翡翠牌，重器之芯	164
46	〉 忧女友，不告而别	168
47	〉 苏醒时，痛失之时	170
48	〉 遭劫持，周颖失踪	174
49	〉 盗玉牌，调虎离山	178
50	〉 庆重生，被邀赴会	182
51	〉 再重逢，已成陌路	186

52	〉 聚五鼎，拓得宝图	190
53	〉 失忆女，贸然来访	195
54	〉 天地崩，生死相依	199
55	〉 中阴谋，懊悔莫及	204
56	〉 辨真假，是敌非友	208
57	〉 道真情，用心良苦	212
58	〉 简单爱，至死不渝	216
59	〉 鬼娃林，古地今现	219
60	〉 棺上塔，生死难料（上）	222
61	〉 棺上塔，生死难料（下）	225
62	〉 尾声	229

1 〉 夜斂骨，坟场惨剧

三月，南栗依旧春寒料峭。二大伯家的空气凝重得让人窒息，客厅里已经聚集了不少族中的长辈，其中坐在上座的三位长辈是我从未见过的。他们年龄应该在八十岁上下，虽然须发皆白，但是眼依旧闪烁着光芒，唯有坐在中间的那位长辈一直双目紧闭。

所有人脸上都写满严肃，那架势如临大敌。

“二哥，事情怎么样了？”父亲刚刚坐下便问道。

二大伯无奈地摇了摇头，然后舒出一口长气，说道：“我想应该是他。”

“那天晚上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”父亲接着问道。

只见二大伯一脸困窘地说道：“哎，最近一直忙于南栗搬迁的事情，虽然搬迁已经接近尾声，但是有一些已经遗忘的孤坟被挖掘机挖出，尸骨散落一地。于是我就带着村子里的几个青年去收拾这些散落的尸骨，准备选一个好点的地方将其妥善埋葬。可谁承想会出这样的事情。”二大伯稍作停顿，将前几天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给大家叙述了一遍。

祖先最早来到南栗村的时候，这里是一片乱坟岗，不管是无亲无故的死尸，还是死猫烂狗，全部被遗弃在这里。祖先当时选择在这里安家也是迫于无奈。祖先将那些尸骨仔细收敛起来，然后埋葬在后山的一片空地之中，并

随意插了些柳枝。正所谓“有心栽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荫”，十几年过后，那片空地竟然长出郁郁葱葱的柳树来。说来也怪，那片柳树绿得有些特别，让人每次望见心里就有些发慌。

而这次搬迁，那片柳树林也未能幸免。挖掘机将原本长得郁郁葱葱的柳树全部连根拔起，树根牵连出许多尸骨。这些尸骨大多已经不完整了，被拆迁的工人们弄得满地都是。趁着晚上工地停工，我便带着几个青年将那些散落的尸骨收敛起来。谁知怪事就在我收敛尸骨的第二天晚上发生了。

那天晚饭后，我们一行人在村口集合完毕，便拿着工具到了那片已经被挖掘机破坏了的柳树林中。当晚的月亮朦朦胧胧的，不明不暗的光铺洒在地上。收敛尸骨时，家乡有个不点灯的规矩，也许是怕惊了已经安息的亡魂吧。

循着地面上的尸骨，我们渐渐来到了林子的深处。忽然！一个黑影从我的眼前倏忽而过。我顿感不妙，连忙召集捡尸骨的一行人，唯恐出什么意外。大家全部聚齐之后，我才长长出了一口气。只是那五个青年不明就里，一个个面面相觑。正在此时，从不远处传来了一声尖叫。我连忙拿起手中的工具，带着身边的几个青年赶了过去。

就在接近事发地点的时候，一股刺鼻的腥臭味钻进了我的鼻孔，我眉头微皱，心知不妙。果然，没走几步，我们便在草丛之中发现了一具尸体，尸体蜷缩着，刺鼻的腥臭味弥漫四周。我屏住呼吸，借着朦胧的月光向尸体看去，发现这人身穿一件蓝色工作服。我断定他是参与搬迁的工人，只是工地驻地距离这里有四五里，为何他半夜来到这里呢？我壮着胆子走近那具尸体，发现他的脸已经被抓得血肉模糊，白森森的骨头裸露在外面，在月光里泛着阵阵寒意。恐惧，在一行人中弥漫开来。

“二大叔，这个人已经死了吧！”一青年怯生生地问我。

我点了点头：“恐怕刚刚那声惊呼就是他发出来的。”

“二大叔，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，这里阴森森的。”又是那个青年说道。

面对这惨怖的场面，任谁也难以忍受。我点了点头，正准备带领大家离开，却隐约看到地面上有一个脚印。我的心猛然提了起来，冷汗瞬间从脊背冒了出来。

我打量了一下四周，目光落在了几个青年手中的布袋子上，它们正是用来盛放散落的尸骨的。我三步并作两步来到他们面前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他们手中的布袋全部抢了过来，然后拼命向前奔去。几个青年被我这突如

其来的举动惊呆了，一个个呆若木鸡地立在原地。几秒钟后，反应过来的他们赶忙向我追来。一会儿工夫，我已经跑出了数百米，狠狠地将手中的几个袋子掷向了不远处的一片荒草地。

喘着粗气，我来不及休息便带着几个青年人匆匆回到了村子。我把他们带回到自己家中，令他们将一个黑瓷澡盆抬到了卧室里。我快速从厨房中拿出一瓶老陈醋，一股脑儿倒进了黑瓷澡盆里。

“把衣服都脱掉！”我向青年们命令道。待大家把衣服都脱掉，我自己也将衣服脱掉，并从衣橱中给大家找出了替换的衣服。

“把热水倒进去，然后用醋仔细擦拭各自的身体。”我声音刚落，村子里便传来了此起彼伏的犬吠声。我的身体猛然颤抖了一下，怒道：“愣着干嘛？快点！”

说时迟那时快，我拿着他们的衣服快步走到厨房，将其统统塞进了灶膛，迅速点上了火。那些衣服立刻燃烧了起来。我一点也不敢怠慢，拿着一根铁棍不停地翻动着燃烧着的衣物，耳边响起一阵轻微的“噼啪”之声。此时，村子之中的犬吠声更近了。我见灶膛内的衣物已经彻底化作灰烬，顾不得拍打身上的灰尘便赶回了卧室。几个青年早已经擦拭完毕，我赶忙拿了一块毛巾，沾满澡盆中的醋快速地在身上擦拭着。

正当我擦到一半的时候，自己院子中的狗忽然咆哮了起来，声音震耳欲聋。几个青年面面相觑，不知所措。我凝住眉头，手上的动作更快了。“嗷……”一声惨嘶之后，狗便再无声息了。

一个黑影陡然从窗前掠过，我一急，索性将澡盆中剩余的醋全部倒在了身上。几个青年人都被刚刚的那个黑影吓坏了，一个个紧握着拳头仔细觉察着身边的动静。只听瓦片“咯咯”作响！“在屋顶上！”一青年惊叫道。可是没等大家出门槛，响声便消失了。黑影似乎离开了。

所有人都彻夜未眠，直到翌日清晨大家才战战兢兢地回到了各自家中。后经打听得知，那天晚上死在山上的人果然是搬迁的工人。据说，当时他看见我晚上带着几个人到山上收敛骨骼，以为那里埋藏着什么宝贝，因为财迷心窍，便趁着夜色去了那片林地，却没料到遭遇不测。

听罢，我心中猜想，那怪物究竟是什么呢？可是从二大伯的言谈看，这怪物必定是二大伯所熟知的。

整个屋子的气氛更加紧张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正中间沉默不语的老者终于睁开了双眼。刚刚我还以为他是盲人呢。可他非但不是盲人，而且两只眼球竟然还是淡蓝色的。他豁地站了起来，说道：“既然是这样，我们还是打开看看吧！”

此话一出，大家的目光都汇聚到了这个老者身上。老者在人群中扫视了一圈，淡淡地说道：“事情就这么定了，今晚你们就去看看他是否还在。”

二大伯和父亲连连点头以示赞同，而我却对这个老者的身份产生了更多的疑问：二大伯和父亲对他如此毕恭毕敬，他究竟是谁？

待老者说完，大家纷纷站起来正要离开，谁知他忽然开口道：“志洋，你留一下。”他是在叫我吗？我迟疑了一下，以为是幻听，扭过头惊讶地望着他。

屋子中的人陆续离开了，只剩下我和那三个陌生的老头。二大伯是最后一个离开的，离开前他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我却觉得这两下分量很重很重。出去的时候，二大伯将房门紧紧闭上了。

“孩子你先坐下吧。”中间的老者微笑着向我挥了挥手。我很不自在地坐在了他们的对面。

坐定之后，中间的老者微微笑道：“你现在是不是一肚子的疑问？把你的疑问告诉我，我会一一给你解答的！”

“咳咳……”我轻轻地咳嗽了两声，说道，“我想知道你们是什么人？还有和我们家族是什么关系？嗯……刚刚您口中的那个‘他’究竟是谁？”

“哈哈……”中间的老者笑道，“我们三个也是闫氏族人，只不过深居简出，所以你不知道罢了。至于那个‘他’，却也是有些来历的。”

“哦？”我禁不住问道，“是不是和散易生有关？”

老人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你应该知道南栗村被叫做寡妇村的缘由吧？”

我点了点头。数十年前，南栗村的男人们为了寻找家族中遗留的宝藏，几乎倾巢出动。在历经了半年的杳无音讯之后，男人们在一个午夜回到了村子，只是人数少了大半。女人们惊奇地发现：这些男人性情大变，昼伏夜出，不再吃肉，甚至一点荤腥也不沾。不久之后，这些男人接二连三地死于非命。于是，很多女人无奈地带着孩子离开了南栗，曾经兴旺的南栗就此败落了下来。

“我想，你一定不知道这些男人回来的时候还带回来一件东西！”老者说

这话的时候两只眼睛放光，似乎是在回忆一段往事。我屏住呼吸，想象着那些蓬头垢面、目光呆滞的男人出现在村口的画面。他们究竟带回来了什么东西呢？

“是一具尸体！”老者说这几个字的时候声调明显升高。

“什么？一具尸体？”我简直不敢想象。这些男人为什么会将一具尸体抬回南栗呢？难道那具尸体有什么特别之处？

“当时，那些男人将尸体停放在祖祠之中，不准任何人接近。一天晚上，月朗星稀，他们秘密找到了我，我随其来到了祖祠。那具尸体被平放在一张黑漆漆的木床之上，身上盖着一块白布。站在尸体旁，一股阴森感顿时将我包围。我试探着掀开白布，你猜我看到了什么？一张极其狰狞的脸，眼窝深陷，身体赤裸，脐下到膝盖的部位竟然还布满了一层厚厚的鳞片。我不禁一愣，慌忙把白布重新盖好。后来，男人们告诉我，这具尸体是他们在挖掘宝藏时发现的。当时大家都很好奇，就给抬了回来。只是这种好奇很快就变成了恐惧，因为所有见到这具尸体的人，都做了同样的一个梦：他竟然活了！”老者说到这里看了看我。

我连忙点了点头，示意老者继续讲下去。

“可是我也不知道这具尸体的来历，只是隐隐感到一种不安，他应该是一个不祥的征兆。我劝告他们将尸体焚烧掉。可是，就在大家争论是否将其焚烧掉的时候，悲剧发生了！一夜之间，那几十个回来的男人几乎死掉了一半。他们的死相极其恐怖，脸上的皮被硬生生地撕掉，浑身鲜血淋淋，伤口散发着阵阵恶臭。奇怪的是，与他们睡在一起的女人和孩子竟然安然无恙。大家循着血迹，竟然发现这血迹一直通往祖祠之中。剩下的男人们手执利刃，冲进祖祠，却大为吃惊：那具尸体没了踪影！正在大家惶恐不安之时，有人在守陵塔的前面发现了血迹。”老者顿了顿，“人们赶到守陵塔，几个胆子稍大点的男人冲进了守陵塔，却在发出几声低沉的呻吟声之后便没了声响。无奈之下，大家决定将守陵塔烧掉，并封闭地宫的门，这才避免了一劫。守陵塔也因此改名藏尸塔了。”

“难道这次的事情与那具尸体有关？藏尸塔又在哪里？”说到这里，我忽然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。

“嗯。那具尸体所杀的人，身上都散发着刺鼻的尸臭。”老者答道。其实，我早已经想到：二大伯那天晚上用陈醋擦拭身体，就是想消除身上尸骨的

味道。

“所以今晚我想让你们几个人去看看。”老人说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“孩子，作为守陵人，南栗还有很多秘密是你不知道的。”

2 〉 寻古尸，地宫惊险

晚上，二大伯穿着一件麻布衣服走了进来。“志洋，你准备一下，我们一会儿就出发。”他将另一件麻布衣服丢在了我的床上，接着说道，“穿上这个！”

却说我拿起二大伯放在床上的衣服，顿时闻到一股浓烈的醋味，想必这衣服也是用陈醋熏过的。我草草地上穿衣服，推开门，发现父亲和几位叔伯都已经等在客厅之中了。见我出来，他们向我招了招手。二大伯郑重地说：“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出发吧！”

几位叔伯走在前面，而我紧跟着父亲。这时父亲放慢了脚步，凑到我耳边轻声说道：“一会儿不管看到什么，你千万不要惊慌，只管在一旁看着就好了。”

我望了一眼父亲，虽然他平时对我颇有微词，不过他毕竟还是爱我的。我点了点头，和父亲一起跟了上去。

我们径直向南栗的正南方向走去，此时已然天黑，繁星满天，只是初春时节，略有寒意。

“儿子，看见那座山了吗？”父亲伸出手，指着眼前的山说道。

“嗯。”我应声道。

父亲长出一口气，说道：“那里原来有一座塔，也是我们今天将要去的地方。”

我木然地站在原地，望着眼前那座怪石嶙峋的高山发呆。如果父亲不说，任我怎样想也不会想到这山上曾有一座塔。

通向守陵塔的小路早已被荒草淹没，我们沿着崎岖的山路蜿蜒而上，山上的夜风更为寒冷，如同一把把利刃刺入骨髓，我不禁将衣服裹得更紧一些。我隐约闻到一股腥味，开始时这腥味还若隐若现，当我们越来越接近守陵塔，那腥味便越是浓重。

“看来真的是他在作怪。”二大伯沉沉地说。几个人都攥紧了拳头，如临大敌。

此时，我心中陡然生出几分恐惧，毕竟要面对的是一具尸体，并且从二大伯口中得知，这具尸体应该还具有很强的攻击性。我们终于到达了山顶，山顶上到处都是乱石，根本就没有守陵塔的影子，难怪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有这么一座塔的存在。

父亲让我站在一堆乱石旁边，然后他们几个人走进了乱石之中。忽然，二大伯一声惊呼：“地宫被人打开了！”

我奔到父亲他们所在的位置，发现在乱石之间果然有一个黑漆漆的洞口，洞口直径将近一米。借着手电光，我隐约看到有一段已经破败不堪的楼梯向洞内延伸着。

“父亲，这就是通向守陵塔地宫的入口吗？”我话音刚落，只见父亲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我赶紧闭口不言。

“二哥，看来那天你碰到的真的是他啊！”父亲转向二大伯说道。

“嗯，你和我下去，其他人守在洞口！”说着，二大伯躬下身，准备沿着台阶向洞内走去。正在此时，我隐约听到地宫深处传来一阵“咕噜噜”的鼾声。这声音立刻让我想起了剥皮鼠宝宝，我精神大振。难道失踪多时的宝宝会在这里？我正兴奋，却一不留神脚下踩空了，整个人一下子跌进了洞里，眼前一片漆黑，刺骨的寒气从四周袭来。

“志洋，志洋……”洞口传来了二大伯和父亲焦急的呼喊声。而我却被身后的另一个声音吸引住了，那是一阵轻微的喘息声。忽然一股热浪从身后炙烤着我的脖颈，我胆战心惊地转过头，发现一双淡蓝色的眼睛正紧紧盯着我，而那眼睛离我不超过十厘米。我一个踉跄，险些跌倒。

我心里暗暗叫苦，眼前这双眼睛大如铜铃，分明不是宝宝。可为何它会发出类似宝宝的鼾声？正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，一束电光从头顶照了过来，原来父亲和二大伯已经赶了进来。

掠过我的头顶，手电光直打在那怪物身上。只见那怪物猫面猴身，一身

金黄色的毛，口中叼着一个黄卷轴。猫恨猴！我顿觉身上发冷，急忙往后退去。我刚向后抽身，那猫恨猴就向着我的方向猛扑过来！我连忙躬下身子，它贴着发梢从我的头顶掠过，一股寒意立马从头顶电流般传遍我全身每个细胞，心脏似乎都停止了跳动。我匆忙转过头，却发现那猫恨猴已经从出口逃离了地宫。

“那是什么东西？”站在外面的叔叔向里面喊道，想必他也看到了这怪物。这猫恨猴正是剥皮鼠宝宝的天敌，一直跟在散易生的身边，今天怎么会在这里见到它？

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，地宫中忽然亮起了几盏灯。原来地宫的四壁镶嵌着几个灯台。借着灯光，我惊讶地发现，在猫恨猴刚刚所在位置上竟然平躺着一具尸体。

这尸体干瘦如柴，脸上皮肤深深塌陷，头发长而凌乱，身上的衣服全部剥落，从脐下到膝盖布满了一层厚厚的鳞片。而触目惊心的是，这尸体的肚子竟然被硬生生地撕开了。从伤口的痕迹来看，无疑是猫恨猴所为。只是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又为什么来到南栗呢？难道散易生也在南栗？

“志洋你没受伤吧？”二大伯扶起了我。我站起身点了点头，而父亲却一直冷冷地望着我。我扭头又望一眼地面上的那具尸体，胃里一阵痉挛。

“看来我们还是来晚了一步。”看着地面上的尸体，二大伯叹息道。

细细打量四周，这地宫有二十多平方米，四壁旁放着一些书架。书架都很小，有十多个，只是书架上除了灰尘之外空空如也。

“这些书架都是收藏历代守陵人的人皮手札的！”二大伯见我一直注视着书架，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道。

“人皮手札原来收藏在这里啊。”我有些惊讶。

“嗯，之前守陵人都在这里书写他们的手札，然后将手札藏在此处。只是在文革时期，守陵塔连同很多庙宇都被摧毁了，大部分藏在守陵塔中的人皮手札也被红卫兵拿走了，剩下的只是全部手札的冰山一角而已。”二大伯不无叹息地说道。而我更加惋惜，一点点手札都记录了如此精彩的故事，那么如果找到所有的人皮手札，该是什么光景呢？

“原来所有的手札最开始都被收藏在这里！”我自言自语道。

“也不全是，除了一个人的。”二大伯应着我的话说。

“谁？”我好奇地问道。可是二大伯只是淡然一笑，并未作答。

回来的路上，大家都沉默不语。这时我耳边传来一阵婴儿般的啼哭声，我的头发一下子竖了起来。这声音是从旁边的山谷中传出来的。那山谷向来罕有人迹，主要是传说那山谷闹鬼，小时候便常听老人们说那个山谷晚上常常会传出婴儿般的哭泣声。一直以为那只不过是传说而已，今天果真听到这声音，不免为之一惊。

“父亲，你刚刚听到婴儿哭声了吗？”我扭过头，望着一直沉默不语的父亲。

父亲点了点头，显然刚刚那声音并非我的幻觉。顿了一会儿，父亲道：“民国的时候，因为医疗条件比较差，有不少刚出生的婴儿都夭折了。但是南栗有一条规矩，未满三周的孩子不能入土，必须在月亮下面晾过百天，所以夭折的孩子都被丢到了那个山谷之中。那时候，山谷时常有野兽出没，婴儿尸体不到百天便被野兽拖走了。久而久之，那里便成了南栗的一块禁地，关于那个山谷的传闻也多了起来。最后，人们干脆称那山谷为鬼婴岭了。”

“噢！”我诺诺地点了点头，然后紧紧地跟在父亲的身后继续向家的方向走去。

3 〉 忆往事，感慨万千

回到家中，已经是夜里十点多了，父亲和几位叔伯一起开会去了，而我便匆忙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躺在床上，回想着最近的一切，我感慨万千，似乎我的生活注定是不能平静的。

女友巫媛媛已经昏迷了整整四个月，丝毫没有醒来的迹象，要不是这次被二大伯紧急召回南栗，我仍在S市的医院里陪护着她。之前在阅读人皮手札的时候，我得知阴阳神殿之中生长着一种可以让人起死回生的植物。怎奈手札是残本，阴阳神殿在祖先的记载中出现过一次之后便销声匿迹了。为了